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汪度卷之十

清弗濁澄弗清納斯世入山藪矣止容鄉百輩喜不形怒不見等此身如蕉肥任他過客頻來倘唾面愧婁公嘔茵慙丙抑天下事其可淺衷辦耶纂汪度第十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詬曰居大位不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蹴踖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苟則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誤燃琦鬚琦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我命別燭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購一玉盞珍之吏誤碎於地坐客驚愕吏伏地待罪琦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故也奚罪

劉寬仁恕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即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

孔守正侍宴北園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詣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百壺堂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為善

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傑不知意頗輕
德太后嘗謂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
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德所薦
也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
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
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
故處人服其量

宋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將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不復問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

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楚莊王宴羣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絶纓者不懽羣臣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絶纓者也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

人惟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汚精微文書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

待其至而議未聽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
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揮不之較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
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
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郎進輦輦中忘設
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
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
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
嚴刑

上和甫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
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即給
以藥姥酬麻綫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
相婆荊公笑而受之

楊玢致仕歸舊居多爲鄰所侵子弟欲詣府訴

玢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儗、畢竟須思未有騎試上舍元殿基堅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郴公櫂嘗貯盃盂一笥、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櫂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内魏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
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
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瞯其庖中亦寂
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
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

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
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
人問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
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
謝之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
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

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爲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畔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

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之
盜慙置門內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
看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斂子納奩
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鴆謂客曰
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家
門牛家知之慚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漢丙吉爲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車裀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名姓者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韓魏公不

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隋牛弘弟弼酗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脯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忍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慙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

歡而罷次日伊川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
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
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
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爲非如梁上
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
惡人宜克巳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胥濂位冢宰有鄉人假稱胥公子沿途騷動人

以白公意公加譏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愼無爲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適遇見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閈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

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　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將如其輕重欵識以僞銀易之比公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爲此物出乎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

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攜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公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

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耶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

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范純仁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詈章惇曰惽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過橘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

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拔籬竊囂地自益囂見之密拔其籬一丈以地益伯伯覺慚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囂德義刻石旌其

閭號曰義里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書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處是失驢訪主

沈心松爲袁黄姑夫黄敘之云公性慈祥十六而孤里中慴以糧長之役恐破家匿焉後聞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逸而叔受困乎即自出認役生平不道人過怒詈不加婢僕一[illegible]

赴燕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慚俟其下用吾徐起未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攜盃好酒置卓上僕誤而覆之姑曰汝坐不知後事當仔細千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

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病姑送舟金復度所送物加答之語予曰問病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

只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相一日令婢以筐盛玉甌茶齊餉之使詐跌碎於地諸子閧然有自責之者有馳語父者獨

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真宰相也後果然

王昉開府淮揚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弄公

免官歸單懇懃具廩公嘉其誠受數年以為

醯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

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

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竟平而遣之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

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𡜋左右逐蠅一節大

甚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板擊人褊急難除如此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慣問何故曰尚

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恩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

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讎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人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

下皆皇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秋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皆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翼日詣易謝罪又公面有黥字仁

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亶疏奏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知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竟置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居外及后貴擢爲衞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嶲

王濬自以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鄭旋旆之日從

口不言乎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

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

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

無言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

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

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後歎其長者

韓康遁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為

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冠裳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范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巳左降不安豫

人之過太深宜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

卓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亾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辭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亾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爲之地耶

昨非菴日纂廣慈卷之十一

廣厦卜歡娛。曾念露宿風飧之苦。華堂供讌咲。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厮丐性豈殊。乃蝨蟣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濟蚍。其在吾胞吾與者乎。纂廣慈第十一。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内侍請留爲御

帶帝曰爲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

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鄭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温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祿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倩人看

養侯長顯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月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棄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婚喪凍餒量力陰周病老艱危推誠急卹埋枯骨祭孤魂憐饑寒乞丐憫殘廢苦生或禽獸羅檻穽繫足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贖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因

割禽獸血肉以肥已身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顛倒彌甚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羅列滿前將過三寸竟復何用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邕州鮮于氏因合藥磔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

數枚小蝙蝠團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耳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又從而恣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耶試設身思之

瞿嗣興路遇遺物即訪其人還之寒士竄突無

煙瞿持錢二十緡投窗隙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糴粟衣不及脛與受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邪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為樂余心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割

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乃徐絕余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刺也既偶經廚下庖人置兩足於鱉腹努出其頸斮之鱉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頸與手足乃得無恙也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一二歲兒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食之蝦蟇爲童子童子爲蝦蟇豕鱉爲屠庖屠庖爲豕鱉寃寃

相對呼吸間事爾。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晉劉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問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雜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

厨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五代之亂賊聚人為櫑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破穅簸揚皮押乳誇為美羹嬰兒無知貫擲為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揺而當時恬不知怪鳥獸視今人何異今人視亂寇乎夫雞鴨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螻蟻蝱蛾

殺之又無秭於巳嗚呼可止矣

宋歐陽觀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曷如養而
皀常夜治爰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
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
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
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
一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

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于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

有業居者將宰一牸牛偶以事他往其犢無人啣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諭其處

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
貸穀數石乃免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蟄
者失其所也
今人已于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巳于
膏粱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巳于綺綉錦
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
不公至是乎

不淨之慾多起於華貴以後削之貲要歸空門又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乃偏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已轉業矣

范仲淹少貧歎曰食虀粥一角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訝曰何前高而今卑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士讚曰仁心如

此真幸相也

犢兒之鹿舐瘡痍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彎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己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靈其來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爲慶

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造業乎

當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命千金子粒十損一焉歲月服食十番一焉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楸無探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

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襳拖遂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為子孫計長久而眼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來皆能頓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哉一旦無常祗供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推恩之為愈也

今世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產而負千金逋則臥不貼席今人造殺生之債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懼乎

費千金結客孰若傾半粟以濟饑民搆千楹招賓孰若葺數椽以庇寒士

魯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

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予小異閭閻我却誑事在世情皆可笑愚從吾幼未離推泥途還藉來朝火伸縮相加莫漫疑今貴介鞭撻童僕不知輕重視疾苦猶秦越獨何心哉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驗宮圖闊以空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即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

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

烏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養長成慕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覩

陳璲爲盧信中傷繫獄遘劇疾弟琛入侍因感

疾卒遯哀之然未嘗歸怨盡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有泄泄爲善而駕詞曰善在心耳奚必論事不知憫人死而袖手不救與極力救者孰功如天好生去仁政能平治乎有妻妾而處室者夫偕妻眠妻恨曰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吁此可爲善在

心者致嘲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金人覘蜀東南之勢甚急吳玠坐鎮其衝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大敵不遠萬一或有剌客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

韓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子數

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
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
於度外也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
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
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
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
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

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攜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切蓮耳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

楊玄感戰敗隋主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

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坑之玄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及自太原還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鄙曰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道至引鏡自照謂好頭頸誰當斫之且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噫夫天道好還彼固已明知之矣殺人以逞誠爲何心

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

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因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郎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即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

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内人苦心